宋朝事實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宋朝事實
卷一　祖宗世次

► 卷二

僖祖諱朓【原註】上了切、窱、朓、眺、趒、窕。【原註】大中祥符五年七月，眞宗謂宰相曰：「僖祖廟諱，本是上聲，近見臣僚章疏多避去聲，更令兩制詳定。」晁迥等謂：「僖祖諱，字從『月』從『兆』，按《說文》曰：『晦而月見西方也。』音土了切；又從『肉』，祭肉也，土了切，一作他凋切。今請止從平聲。又『眺』：目不正也，他弔切，音義各異，望不迴避。」奉聖旨依。[1]仕後唐，歷永清、文安、幽都三縣令。十二月七日崩，葬欽陵【原註】幽州。建隆元年，追尊「文獻皇帝」[2]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「文獻睿和皇帝」。大觀元年，再加上「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」。樂舞大善之舞。冬至祀昊天上帝，夏至祀皇地祇，升侑。后崔氏，建隆元年，追謚「文懿」，翰林學士、禮部侍郎竇儼議：「行見於外曰『懿』。」子：順祖。

順祖諱珽【原註】他鼎切、玎、脡、侹、頲、町、　　、苧、裎、侹、珵、頊、塱、　　、　　、蜓、葶、閂、濎、　　、鋌、鯉。仕歷藩鎮從事、御史中丞。正月二十五日崩，葬康陵〈【原註】幽州〉。建隆元年，追尊「惠元皇帝」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「惠元睿明皇帝」。樂舞大寧之舞。上辛祈穀，孟冬祭神州地祇，升侑。后桑氏，建隆元年，追謚「惠明」，翰林學士、禮部侍郎竇儼議：「容儀恭美曰明。」子：翼祖。

翼祖諱敬【原註】居慶切、竟、鏡、獍、璥、暻。仕歷營、薊、涿三州刺史，周顯德中，贈左驍衞上將軍。四月十二日崩，葬靖陵【原註】始曰定陵，乾興元年，改卜，更陵名。自國初加上四祖陵名，欽陵、康陵、定陵，竝幽州，惟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，及卜改葬安陵後，三陵尚未修奉。眞宗卽位，有言順祖、翼祖葬保州者，詔內侍與長吏同共詢訪，

又令中書、門下定議，遂迎奉至京師，安于佛寺。景德元年，將卜改葬，十月，降手詔曰：「康陵、定陵已經迎奉，將議修崇。國家事祖宗之尊，以園陵爲大，始自開國之際，首行儀禮之文，尋建陵名，尚虛神寢，而有司懇拜章表，面述聽聞，有此二陵，尚居清苑，朕以事關宗廟，理合審詳，周詢輔弼之臣，旁采中外之議，而宰相上表，亦曰素所聞知，輿人之談，皆云盡有摭據。朕以爲更須重愼，宜廣諮詢。至于命中使以經營，委藩侯而訪察，繼覩來奏，執曰無疑，復俾大臣，再陳定議，遂有迎奉之請，用慰追遠之情。既覩僉同，因從典禮，遷之梵剎，營乃山陵。今則安厝有期，儀制將舉，朕每從餘暇，常閱羣書，因覽太祖實録，明載二陵所在，又皆不指保州，疑慮之間，夙夜增念，雖朝廷之議，延訪無嫌，而信史之文，標載有異，況陵寢之事，朝廷之儀，舉而行之，無大于此，宜令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同共詳定聞奏。」中書門下、樞密院上言：「伏以尊崇祖禰，務極孝思，營奉陵園，必尊典制。向者始基王業，首舉徽章，欲行四廟之儀，尋建諸陵之號，雖未崇于兆域，已備載于冊書，向以職司，連上章表，述其聞見，頗陳懇激之言，詢以宰司，亦有僉同之議，羣論既從于採納，宸衷過務于審詳，特選使臣，仍委牧守，式資審愼，密往詢求，尋訪之間，皆有依據，敷陳之際，頗謂周詳，大臣之奏如初，輿人之誦允屬。矧重熙之肇啟，當大孝之丕承，遂伸迎奉之儀，將行安厝之禮，陛下爰因暇日，徧閱羣書，覩信史之所標，指塋城之有異，誠如聖慮，更切參詳，事繫宗祧，允宜重愼。臣等共議：其迎到神寢，向期卜葬，卽望權停，所有二陵，伏請量加營繕，務從儉約，倍節煩勞，葬以衣冠，設其園寢，用伸朝拜之禮，以慰尊祖之懷，徐俟辨明，別期遷奉，庶不違于古道，且頗協于人情。狂瞽之言，仰期聖擇。」奉詔：「康陵、定陵，宜令藍繼宗罷修。其迎到神柩，遂以一品禮葬于河南縣爲二位。」大中祥符四年正月，車駕幸汾陰，次西京，遣知制誥錢惟演詣一品墳，以香幣酒脯祭告，每朝拜諸陵，日以少牢致祭。建隆元年，追尊「簡恭皇帝」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「簡恭睿德皇帝」。樂舞大順之舞[3]。大雩祀，升侑。后劉氏 —— 父正，平州刺史。初追封京兆郡太夫人，建隆元年，追謚「簡穆」，翰林學士、禮部侍郎竇儼議：「布德執義曰穆。」子：宣祖。

宣祖諱弘殷【原註】上一字，胡肱切；下一字，於斤切。政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：「宣祖皇帝廟諱下一字，民姓有犯者，今擬作『商』字，尚恐士庶難曉，檢准武王克商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，封殷之後于宋，合改殷之字爲商。」、慇、懃、溵、菺、磈、憑、憖[4]。仕晉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、岳州防禦使。顯德三年[5]，贈武清軍節度使。七月二十六日崩，葬安陵【原註】乾德元年改卜，皇堂深五十七尺，髙三十九尺，陵臺三層，正方，下層每面長九十尺，南神門至乳臺、鵲臺，皆九十五步，乳臺高二十五尺，鵲臺增四尺，神牆高九尺五寸，周迴四百六十步，各置神門角闕。景德初，析鞏縣、偃師、

緱氏、登封縣地，置縣曰永安，以奉陵寢。三年七月，詔曰：「列聖在天，因時永感，瞻言陵域，肇建官司，咨爾朝闕之臣，仍兼宰邑之務，式嚴崇奉，用著典彝，宜以殿中丞黃昭度知臺令兼永安縣事。」置令自此始。乾德三年九月，太祖命內人安陵送寒衣，遂爲定式，自是寒食亦往。開寶九年三月，帝親謁安陵，奠獻號慟。崇寧元年六月十四日敕：「中書省、尚書省送到兵部二狀、荊湖北路轉運司狀：『據鼎州申：契勘本州龍陽有永安驛及永安舖，各與陵名相犯，永安驛合行改爲龍潭驛，永安舖改爲龍潭舖，名目申候指揮。』奉聖旨依。如諸處更有如此者，竝仰一面改正。內太常寺供到陵名下項：永安陵、永昌陵、永熙陵，以上係永昌院；永定陵，係永定院；永昭陵、永厚陵，以上係昭孝禪院；永裕陵、永泰陵，以上係寧神禪院。」建隆元年，追尊「昭武皇帝」，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「昭武睿聖皇帝」。樂舞大慶之舞。大饗明堂感生赤帝，升侑【原註】國初，有司上言：「國家受周禪，周，木德，木生火，皇朝運應火德，色尚赤，臘以戊日，祀感生帝爲赤帝。」景靈宮天元殿，奉安御容。后杜氏 —— 父爽，贈中書令。周顯德中，封南陽郡太夫人，建隆元年，有司請上尊號曰皇太后【原註】有司上言：「伏以王者立顯親之殿，所以尊母儀；開長樂之宮，所以伸子道稽諸歷代，實有彝章。伏惟帝母南陽郡太夫人，象叶陰靈，功深厚載，塗山助夏，道冠于三王，文母興周，名存乎十亂。徽號未正，闕孰甚焉。謹按《漢書》，帝祖母曰太皇太后，帝母曰皇太后，陛下膺圖資始，孝治攸先，宜彰墜鬻之祥，式表躍龍之貴。伏請上尊號曰皇太后。」詔恭依。未行冊禮。二年六月二日崩，謚「明憲」，太常少卿馮吉議：「照臨四方曰明；聖善同達曰憲。」乾德二年，改謚「昭憲」【原註】二年，改卜安陵，吏部尚書張昭上言：「伏自漢魏以來，追尊帝后，多以兩字爲謚，后謚上一字，皆與帝謚上字同，國朝追尊四親廟，自翼祖而上，三廟后謚，上一字竝與帝謚同，惟明憲皇后不連『昭』字，伏請改上尊謚，曰昭憲皇后。」子：太祖、太宗。

太祖諱匡胤【原註】上一字，去王切；下一字，羊晉切、筐、邸、眶、恇、劻、洭、、　　、蜢、菎、輕、　　、、框、　　、　　、迋、軠、、靰、、引、朐、釗、　　、　　、敭、洨、潰、、戴、殳、枸、蝡、桁。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二月十六日，生于西京大內甲馬營，以其日爲長春節。仕周爲歸德軍節度使【原註】唐宋州，後唐改爲歸德軍，帝由此受命。景德三年，升應天府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升南京、殿前都點檢。顯德七年正月四日，受周禪。乾德元年十一月，上尊號曰「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」，開寶元年十一月，加上尊號曰「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」。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，崩。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十五日，葬河南府鞏縣永昌陵【原註】宰臣薛居正撰陵名。太祖生于洛陽甲馬營，樂其風土，國初遣營繕宮室，有遷都之志。開寶九年，西幸郊祀，既至，而宮殿宿衛者，多不安處宮中，或見怪異，又霖雨彌月，芻粟不集，遂東歸，歎曰：「朕生不

得居此，死當葬于此！」還謁安陵，哭奠畢，更衣，登闕臺，西北向，慷慨涕數行下，發鳴鏑，中其所，曰：「我後當葬此。」大中祥符元年，歲次戊申，十一月戊午朔，二十七日甲申，「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：臣聞長發其祥，流芳于商頌；克昌厥後，播美于周詩。慶以積善而綿長，祖以有功而丕顯。純熙之祉，舄奕無疆。由資始于景靈，爰錫羨于來裔。是以允升岱社，祗薦牲瑄。式照嚴配之儀，恭率追崇之典。聿隆皇運，仰屬玄猷。伏惟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，奮武開階，膺圖構象。神機天縱，睿斷飆馳。當建極以居尊，乃卜年而垂裕。靈旗直指，革輅親征，多壘削平，中區大定。烝黎以之富壽，寰海于是混同。禮樂交修，梯航畢至。倒干戈而弗用，肅刑政以惟清。推恩雨施于萬方，發號風行于四表。成功不宰，至德無踰。時格太平，民用丕變。盡垂鴻之經制，資奕世之宏規。遺烈具存，信書攸紀。臣猥以沖眇，逮茲纂承。履大寶之尊，奉神器之重。寤寐思治，旰昃忘勞。動循燕翼之謀，克致治平之化。屬兵鋒載戢，年穀順成，琛賫來庭，邊防罷警。仰昊穹之敷佑，繄宗社之儲休。景貺薦臻，寶符載錫。將伸昭報，祗事禋燔。而民庶相趨，表章狎至。願遵時邁，固請升中。勉徇輿情，用成先志，靈辰協吉，毖祀允修。罄誠明之心，禱蒼黔之福。上封喬嶽，既畢于增高；歸格太宮，敢忘于尊祖，粵若應期之康濟，創業之艱難，底績之基扃，歸厚之風化，垂于不朽，可得而言。欽奉威靈，重揚徽懿。謹遣攝太尉、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工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、監修國史、上柱國、太原郡開國公、食邑三千七百戶、食實封一千八百戶、臣王旦奉寶冊，謹加上尊謚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。恭惟本仁觀德，宗廟載嚴；致孝因心，簡冊增耀。在天降鑒，錫祚有孚，眷祐後昆，永永無極。謹言。」參知政事馮拯撰。樂舞大定之舞。冬至祀昊天上帝，升侑【原註】景祐二年，太常禮院奏：「准今月三日詔書：『敕　中書門下：王者奉宗廟，貴功德，禋天祀地，則有侑神作主之尊，審禘合食，則有百世不遷之重。朕以寡薄，獲承天序，實賴先烈，訖臻治平，懼不能揚，祖宗之休，丕顯諶鑠，夙夜惟念，弗遑寧居。恭以太祖皇帝，奮淳曜之精，輯樂推之俗，五代屯否，中華剖裂，天威一震，罔不率俾，夷僭黜暴，皇綱再張，革其桀驁，納諸軌度，規模宏遠，詒萬世法。太宗皇帝，躬上聖之資，乃膺繼服，來閩粵，復汾晉，方夏一統，尉侯萬里，興文教，拔羣材，思皇政經，憂勞庶務，惠澤漸漬，浹人骨髓。眞宗皇帝，欽明孝熙，恢績鴻緒，勤儉以率下，哀矜以愼刑，撫和三邊，兵不復用，民靡知役，物遂其生，因時昭泰，遠攷古章，登封巡祭，聲明焯燿，享國多載，仁恩溥博。昔商周之際，則長發大禘，嚴父配天，逮于漢氏，亦能尊二宗，立廟樂，朕甚慕之。肆我藝祖之受天命，建大業，可謂有功矣，二聖繼統，重熙累洽，可謂有德矣，其令禮官稽核典籍，辨崇配之序，二祧之位，中書門下審加詳閱，稱朕意焉。想宜知悉。』奉詔如前。臣等言：王者建廟祏之嚴，合昭穆之綴，祖一而已，始受命也，宗無豫數，待有德也。由宗而變世胄之疏戚，以爲

迭毀之制，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，猶不得與祖宗竝列，所以一統，古之道也。皇帝陛下躬孝治，發德音，永惟三后之盛烈，際天接地，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，明發悼懼，圖維厥衷，使攸司得稽舊章，開羣議，攄懿鑠，闡孫謀，將胎合靈心，垂榮無極，非臣等孤陋所能及也。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，付　　四海，鋪敦燮伐，潛黜不端，夷澤潞之畔，兼淮海之昧，東焚吳輿，右因蜀壘，湘楚閩禺，請吏入朝，當此之時，天下之人，去久潛，蒙更生，永年長世，丕闡洪業。太宗皇帝，敦受大業，廣運大武，龔天之討，底定太原，由是審九刑之辟，藝四方之貢，信賞類能，重食勸功，官無煩苛，人無恫怨，又引搢紳諸儒，講道興學，炳然右文，與三代同風。眞宗皇帝，乾粹日照，執兢惟烈，重威撫和，休寧北方，順紀布度，先天作聖，遂攸夏諺，稽虞巡，祕牒岱宗，休兵異壤，翕受瑞福，普浸黎元，肖翹蠕動，罔有不寧，百度已備，眷受明辟。洪惟一祖二宗之烈，歷攸墳誥，未有高焉者也，昔成湯爲商之祖，漢孝文、孝武特崇兩廟，皆子孫奉承不輟，我皇伯祖經綸草昧，遂有天下，功宜爲帝者之祖，皇祖勤勞制作，皇考財成治定，德宜爲帝者之宗，三廟竝萬世不遷，宣布天下，以示後世，臣等請如聖詔，至升侑上帝，裒對先烈，本之周道，克厭典禮，昔太宗親郊，奉宣祖、太祖配焉，眞宗肇祀，奉太祖、太宗配焉，自爾有司不敢輕議，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，則禮無異等，伏請自今以往，太祖爲定配，二宗爲迭配，稱情適事，理實無嫌。其將來皇帝親祀，伏請以三祖皆侑，上顯對越之盛，次申遹追之感，聖人之能事，羣臣之大願，此後迭配，還如前譏議。昔眞宗登介丘，降社首，竝以太祖、太宗崇配天地，此三聖皆侑之明準。其歲時常祀，則至日圜丘、仲夏地祇，配以太祖；孟春祈穀、夏雩祀、冬祀神州，配以太宗；孟春感生帝，配以宣祖；季秋大饗，配以眞宗。伏請皆如禮便，陛下重宗祧之事，昭鑒前載，抑畏虔恭，讓而不專，故令臣等得申愚管，謹用敷罄，惟聖心裁覽。」奉敕恭依。景靈宮皇武殿、揚州建隆寺、西京會聖宮、應天院、滁州天慶觀、南京鴻慶宮奉安御容。后賀氏 —— 父景思，右千牛衞率府率。晉開運初來歸，周顯德中封會稽郡夫人。生燕王德昭、魏國、魯國二大長公主。顯德五年正月三日崩。建隆三年，追冊爲皇后。乾德二年，謚「孝惠」，陪葬安陵[6]。祔祭后廟。王氏 —— 父饒，彰德軍節度使。周顯德五年來歸。六年賜冠帔，封瑯邪郡夫人。建隆元年八月，冊爲皇后。生皇子、皇女二人，皆早世。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崩。謚「孝明」，陪葬安陵，祔祭后廟。太平興國二年，升祔太祖室。宋氏 —— 父偓，左衞上將軍、邢國公。乾德六年入宮爲皇后。太宗卽位，號「開寶皇后」。太平興國二年，居西宮。雍熙四年，移東宮。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。翰林學士宋白議：「慈愛忘勞曰孝；溫克令儀曰章。」升祔太祖廟。[7]

太宗諱炅【原註】古迥切、熲、炯、　　、熲、洞、穎、耿、、、　　、　　、昺、鑒、扃、憬、晶，舊諱光義、匡義【原註】開寶九年十月詔：「官階及州縣名，有與朕名下一字

同者宜改，與上字字同者仍舊。」乃以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，正議大夫爲正奉大夫，通議大夫爲通奉大夫，朝議大夫爲朝奉大夫，朝議郎爲朝奉郎，承議郎爲承直郎，奉議郎爲奉直郎，宣議郎爲宣奉郎。太平與國二年二月，詔曰：「王者對越上天，祗見九廟，凡遇祭告，必署名稱，稽歷代之舊章，貴難知而易避，爰遵故事，載易嘉名，凡在庶寮，當體茲意。朕今改名炅，自臨御以來，除已改州縣、散官、職事官名號及人名外，其舊名二字，今後不須迴避，仍令擇日奏告天地、宗廟。」大中祥符二年六月，詔曰：「太宗藩諱，溥率咸知，雖先訓之具存，俾臨文而不避，近覩列奏，或犯二名，聞之矍然，載增永慕，自今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，竝令廻避。」晉天福四年己亥十月七日，生于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坊護聖營之官舍，以其日爲乾明節，淳化三年，改爲壽寧節。建隆元年，爲殿前都虞候、睦州防禦使，八月，領泰寧軍節度使。二月七日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開封尹。乾德二年六月，加中書令。開寶六年九月，封晉王。九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遂卽尊位[8]。太平興國三年，羣臣上尊號「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」。端拱二年，詔曰：「朕嘗覽羣書，備觀前古，居尊之號，近代方行，固非軒昊之令猷，且異唐虞之舊典。載惟涼德，尤愧前王，浮實之名，非所宜稱。向者羣后同詞，封章見請，虔懇斯至，避讓無由，勉從將順之心，遂極尊崇之號。每一念此，深用憮然，豈敢以謙德自私，必將以古道爲法。其自前所加尊號，竝宜省去。今後四方上表，只稱皇帝，庶叶至公。」翌日，宰相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，進曰：「陛下神功聖德，輝映古今，在于尊稱，止可增益，忽奉詔旨省去，中外無不驚駭。」帝曰：「至如皇帝二字，亦不可兼稱。此起自秦始皇，後代因之不改。朕比欲復止稱王，又以諸子封王，有所妨礙。朕志先定，勿煩確奏。」其後羣臣累上尊號曰「法天崇道文武皇帝」，詔除「文武」二字外，宜依。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，葬河南府永安縣永熙陵【原註】宰相呂端譔陵名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歲次戊申，十一月戊午朔，二十七日甲申，「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：臣聞應期受命，聖人所以致太平；卜世其昌，上帝所以祚明德。然則升中昭事，既報本于圜方；順美歸尊，當增華于簡冊。伏惟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元功不宰，妙用無方，若唐堯之聖神，有周公之材藝。在朱邸也，懸象集連珠之慶；紹寶歷也，長江出瑞石之文。閩越于是來同，并汾以之蕩定。若乃揚庭以選士，辟館以育材，得人而致治也。集河洛之圖書，闡周孔之經籍，用文以立教也。授律以貞師，取威而禁暴，經武以定功也。審官以攷績，議獄以緩刑，信賞而愼罰也。既而講三王之禮，備六代之樂，躬肆類以享帝，尊二祖以配天，人神感通，上下交泰，和氣充塞，德澤涵濡。百靈效祥，溢圖牒之所記；九譯來貢，超載籍之所聞。然猶旰食勵精，實行慈儉，除宮室之藻飾，絕弋獵之嬉遊，省去名稱，抑罷封禪。積德深厚，垂慶緜長。俾臣薄祜，嗣膺丕錫，守位一紀，率工咸懷，疊委禎符，屢惟稔歲。徇黎庶之確請，循虞夏之舊章，告成介丘，昭紀大號，奉揚前烈，傳之無窮。而陟配方嚴，鴻名未稱，敢不周爰古道，侔揣

大猷，上以協神祇之心，下以伸臣子之志，再章節惠，永播英聲。謹遣攝太尉、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工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、監修國史、上柱國、太原郡開國公、食邑三千七百戶、食實封一千八百戶、臣王旦[9]奉寶冊，加上尊謚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。恭惟至神，俯歆令典。延休萬葉，介福兆人。謹言。」樂舞大盛之舞[10]。祈穀雩祀神州地祇，升侑。景靈宮大定殿、西京應天院、崇福宮、會聖宮奉安御容。后尹氏 —— 父廷勛，滁州刺史。太平興國元年，追尊爲皇后，謚「淑德」[11]，太常少卿馮永錫議：「言行不回曰淑；富貴好禮曰德。」符氏 —— 父彥卿，魏王。周顯德中來歸，國初封汝南郡夫人，進楚國、越國。開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薨，太平興國元年，追冊爲皇后，謚「懿德」。太常卿張永錫議[12]：「溫柔聖善曰懿，富貴好禮曰德。」陪葬安陵。升祔太廟太宗室。李氏 —— 父處耘，淄州刺史。開寶末納幣。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。雍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立爲皇后。至道三年四月八日尊爲皇太后。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，謚「明德」，吏部侍郎郭贄議：「無幽不察曰明；中和純備曰德。」升祔太宗廟庭[13]。李氏 —— 父英，乾州防禦使，贈安國軍節度使、常山郡王。開寶初來歸，封隴西縣君。太平興國初，封隴西郡夫人。二年三月十二日崩。至道三年，追封賢妃，十二月，追尊爲皇太后。咸平元年，謚「元德」，都官員外郎、秘閣校理舒雅議：「茂德丕績曰元；中和淳淑曰德。」大中祥符六年，去太字。子：眞宗。[14]

章獻明肅劉后，益州華陽縣人。父通。后爲蜀人龔美攜入京，爲開封府人。美以鍛銀爲業。眞宗尹開封，美因鍛銀得見，眞宗語之曰：「蜀婦人多才惠，汝爲我求一蜀姬。」美因納后，年十五，寵幸專房。太宗一日問乳母曰：「太子近來容貌清瘦，左右有何人？」乳母以后對，上命去之，太子不得已，置于殿侍張耆家。未幾，太宗晏駕，太子卽位。祥符五年，立爲皇后。[15]

仁宗諱禎【原註】陟盈切、楨、貞、偵、　　、媜、徵、　　、癥、湞、貞、寘、搸、　　。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四月十四日，生于開封府，以其日爲乾元節。七年三月，授左衞上將軍，封慶國公。八年十二月，授中正軍節度使、檢校太尉、兼侍中、封壽春郡王。天禧元年二月，加中書令。二年二月，改建康軍節度使、太保，進封昇王，八月，立爲皇太子。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，遂卽尊位[16]。天聖二年十一月，上尊號曰「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」，明年二月，加號「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」，七月，詔去「睿聖文武」之號，十一月，加「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英武聖神孝德皇帝」。寶元元年十一月，以「寶元」易「景祐」，冠于舊號。康定元年，詔省去「睿聖文武」四字。在位四十二年，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，十月二十九日葬永昭陵【原註】刑部尚書韓琦奏：「臣

奉敕撰定先帝陵名者，爲兆域之圖，按《禮經》而伊始，因山川之故，奉先訓以惟嚴。宜立嘉名，上符至德，伏以先皇帝仁無不浹，道極莫稱，開壽域以濟民，咸歸聖治，建善經而長世，坐致時雍，豈徒超軼于百王，固以光輝于萬古，先帝陵伏請以永昭爲名。」。翰林學士王珪等議謚曰：「臣聞元精磅礴，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，薦名曰天；至德汪洋，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，建謚于帝。伏思在昔，帝王生膺大名，終紀大德，使金聲而玉振之，以詒乎無窮之聞者，帝莫盛于堯舜，王莫隆于禹湯也。蓋易名之典，下不得誄上。古者將爲至尊之謚，必質于郊，然後定之。茲所以推天下之至美[17]，明天下之至公，雖天子不得以自專也。洪惟先皇帝躬上主之資，承累聖之序。流大漢之豈弟，履放勳之欽明。包富有之業，而能守以約；攬泰定之勢，而弗恃以安。固嘗邈然究視所未形，俛焉積思所不及。謂天命之匪易，乃嚴恭戒懼，庶以答靈心之顧；謂民懷之靡常，乃涵容煦沫，庶以陶善類之歸。智括萬慮而不可測，恩滲四垠而不可形。如兩儀之無不幬載，如三辰之無不臨燭。於時修廢官，繼絕世，禮高年，勸力穡，減常賦，抑末遊。虛己以遇豪俊之材，降志以從忠直之諫。振立賞罰而權衡之，章昭典禮而黼黻之，宥恕刑獄而蕩滌之，惠哀困窮而衣食之。人情莫不欲逸，愛其力而不勞；人情莫不欲壽，輔其生而不傷。羣公庶尹，罔弗夷正，相與謀王之朝；殊鄰絕區，罔弗億寧，相與慕王之境。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罔弗順祗，相與立于王之途。蓋仁政之施，沛然其若是，莫之能禦也。矧夫耕耤于千畝之田，祫祭于先王之廟。報天之誠篤，則八奠于圜丘；嚴父之志盡，則再侑于明堂。宗室既蕃，則廣諸分玉之愛；邦統未昭，則豫有主器之屬。下議樂之詔，以攷鐘石之和；置寫書之官，以緝經墳之學。邇英敷席，圖講藝也。凝幾校字[18]，資味道也；藻思粹發，窮聖作也；飛毫灑落，肆天縱也。知聲色之靡，伐于德義，于是乎屏燕飲之娛；知雉兔之獲，殫于精神，于是乎絕盤遊之欲。念組織之勤，則卻服御之華；念土木之費，則損宮室之麗。西羌阻命，不欲久戍勞師，而遂納玉關之誓；南蜑肆姦，不欲深入討除，而自致藁街之戮。時則有踰沙絕漠，卓犖之貢委；應圖合牒，洽滮之瑞叢。四十二年于茲，可謂海內大治矣。竊迹羲黃之前，夐乎莫索其詳。自《詩》《書》之載，未有如茲之盛者也。方將勒鴻休受，永祐豈圖。神機欻厭，邦釁上延。仙鼎已成，不返荊山之御；玉衣雖在，空陳渭水之遊。嘉原既新，同軌畢至，下華蓋于北極，引龍輴之西巡。此萬國所以摧心，三靈爲之變色。有司繇是飭舊典，冊丕備[19]，皇哉鑠乎！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。謹按謚法，治民無爲曰神，經緯天地曰文，通達先知曰聖，保大定功曰武，照臨四方曰明，慈惠愛親曰孝。若乃羣生嗛嗛[20]，鼓之舞之，不知至化之所自然，非至神乎？制作禮樂，際天接地，煥然而大備，非至文乎？永惟宗廟之奉，實發先識，以建大本，非至聖乎？戴白之老，不識兵革之警，非至武乎？遐末荒昧之情，格于聰明而無所遺，非至明乎？惇敘九族，以述夫祖先之志，非至孝乎？粵廟號之建尚矣。維其歷古聖賢之君，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，又或至于代相襲之。夫仁者，聖人

之盛德，豈獨未有以當之耶！抑當時鴻儒巨學，反略于稽求，抑又天之所啟、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？《詩》云：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』，此之謂歟。惟功以創業為祖，德以守成為宗，皆尊尊之大義也。先帝尊謚，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，廟曰仁宗。」元豐八年，加謚「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」。樂舞大仁之舞。祭皇地祇，升侑【原註】殿中侍御史趙鼎奏：「請遞遷眞宗配孟夏雩祭，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、孟冬祀神州地祇，循用有唐故事。翰林學士王珪等議，以爲天地之祭有七，皆用歷代故事，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，配神作主于明堂，用古嚴父之道，配以皇考，故朝廷眞宗時，以太宗配，在仁宗時，以眞宗配，今則以仁宗配。方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，太宗先以配雩、祈穀及神州之祭，本非遞遷，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，則眞宗配天之祭，于禮當罷，不當復分雩祭之配。」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、天章閣侍讀傅卞，奏以趙鼎之議最爲得禮，若以太宗雩祭既久，不欲遷侑，則乞以仁宗與眞宗竝配明堂，亦爲得禮，詔從珪等所議。至治平元年七月辛酉，詔以仁宗享明堂。初，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當配何祭，王珪等奏：「唐代宗卽位，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，季秋大享明堂，以考肅宗，配昊天上帝；德宗卽位，亦以考代宗配。王涇《郊祀録》注云：『卽《孝經》周公嚴父之道。』本朝祀儀，季秋大享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以眞宗配，循周公嚴父之道。」知制誥錢公輔議：「謹按三代之法，郊以祀天，而明堂以祭五帝。郊之祭，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，故《孝經》曰：「昔者周公郊祀，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」又曰：「孝莫大于嚴父，嚴父莫大于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！」以周公言之，則嚴父也，以成王言之，則嚴祖也。方是之時，政則周公，祭則成王，亦安在乎嚴其父哉？《我將》之詩是也，後世失禮不足攷，據請一以周事言之。臣竊謂聖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也，則創業之君，遂爲太祖矣，太祖則周之后稷，祭于郊者，太宗則周之文王，配祭于明堂者也，此二配者，至大至重，萬世不遷之法也。眞宗則周之武王，宗乎廟而不祧者也，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，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[21]也。仁宗則周之成王也，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，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，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。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，則嚴父也；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，則嚴祖也。嚴祖嚴父，其義一也。下至于兩漢，去聖未甚遠，而明堂配祭，東漢爲得。在西漢時，則孝武始營明堂，而以髙帝配之，其後又以景帝配之，孝武之後無聞焉。在東漢時，則孝明始建明堂，而以光武配之，其後孝章、孝安又以光武配之，孝安之後無聞焉。當始配之代，適符嚴父之說，及時異事遷，而章安二帝亦弗之改，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。有唐始在孝和時，則以髙宗配之，在明皇時，則以睿宗配之，在永泰時，則以肅宗配之，禮官杜鴻漸、王涇輩，不能推明經訓，務合古初[22]，反雷同其論，以惑時主，延及于今，牢不可破。當仁宗嗣位之初，倘有建是論者，則配天之祭，常在乎太宗矣，當時無一言者，故使宗周之典禮，不明于聖代，而有唐之曲學，流弊乎

後人，願陛下深詔有司，博謀羣言，使配天之祭不膠于嚴父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，循宗周之典禮，替有唐之曲學。」于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，與兩制、禮院再詳定以聞。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：「謹按《孝經》出于聖述，其談聖治之極，則謂之行莫大于嚴父而配天，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，尊隆于父，故曰：『周公其人！』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。又若止于太祖比后稷，太宗比文王，則宣祖、眞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，推而上之，則謂明堂之祭，眞宗當以太宗配，先帝不當以眞宗配，今日不當以仁宗配，必配以祖也。臣等按《易·豫》之說曰：『先王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』蓋若祖若考[23]，竝可配天者也，茲又符于《孝經》之說，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。祖考皆可配帝，郊與明堂不可同位，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，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于武，廢武配而移于成，然則《易》之配考，《經》之嚴父，歷代循守，固亦不爲無說。魏明帝宗祀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，魏而損益可知，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，配祭無傳，遂以爲未嘗嚴父也。自唐至本朝，其間賢哲講求不爲為少，所不敢以異者，舍周孔之道，無所本統也。今以爲《我將》之詩，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也，亦安知非仲尼刪《詩》，存周全盛之頌被于管絃者，獨取之也。仁宗繼本體，保成業，置天下于泰安者四十二年，功德于人，可謂極矣，今祔廟之始，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，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，臣等參稽大典，博攷公論，敢以前所定議為便。」知諫院司馬光、呂誨議：「竊以孝子之心，誰不欲尊其父者？聖人制禮，以爲之極，不敢踰也。故祖已訓高宗曰：『祀無豐于昵』，孔子與孟懿子論孝，亦曰：『祭之以禮』，然則事親者，不敢數祭爲孝，貴于得禮而已。先儒謂禘郊祖宗，皆祭祀以配食也，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，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，故《詩》曰：『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』，又《我將》祀文王于明堂，此其證也，下此皆不見于經矣。前漢以高祖配天，後漢以光武配明堂，以是觀之，古之帝王，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，皆無配天之文，故雖周之成康、漢之文景明章，其德業非不美也，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，避祖宗也，《孝經》曰：『嚴父莫大于配天，周公其人也！』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，成太平之業，則制禮作樂，而文王適其父也，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，荅曾子之問而已，非謂凡有天下者，皆當以其父配天，然後爲孝也。近世祀明堂者，皆以其父配五帝，此乃誤釋《孝經》之意而違先王之禮，不可以爲法也。景祐二年，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，辨崇配之序，定二祧之位，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，比周之后稷，太宗、眞宗爲帝者之宗，比周之文武，然則祀眞宗于明堂以配五帝，亦未失古禮。今仁宗雖豐功美德，洽于四海，而不在二祧之位，議者乃欲舍眞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，恐於祭法不合，又以人情言之，是絀祖而進父也，夏父弗忌躋僖公，先兄而後弟，孔子猶以爲逆祀，書於《春秋》，况絀祖而進父乎？必若此行之，不獨乖違禮典，恐亦非仁宗之意。臣等竊謂宜遵舊禮，以眞宗配五帝于明堂為便。」詔從抃等

議。景靈宮美成殿奉安御容。后郭氏 —— 故中書令郭崇孫女。天聖二年九月十五日，太后手書：「已于此月特展嘉禮，納爲皇后，俟南郊畢，備禮冊命。」十一月二十一日降制。太后稱制，恃勢頗驕橫，太后崩，美人向氏[24]、楊氏尤得幸，向氏恩寵傾京師，后妒，屢與忿爭，向氏嘗于上前有侵后不遜語，后怒，起批其頰，上自起救之，后誤抓上頸，上大怒，閻文應白上，以抓痕示執政大臣而謀廢之，上以示呂夷簡，且告之故，夷簡曰：「光武，漢之明主，郭后止以怨懟廢，況傷乘輿乎！」上于是有廢后意。右司諫范仲淹諫諍，不納，后乃請入道，賜號「金庭教主沖淨元師」，居于安和院，改院曰瑤華宮。景祐二年薨，詔追復皇后。曹氏 —— 父玘，尚書虞部員外郎，贈太傅兼侍中、東海郡王。祖彬，樞密副使、檢校太師兼侍中，贈魯王[25]。景祐元年九月，內降制，立爲皇后，所司擇日備禮冊命。十一月冬至，行冊禮。嘉祐八年三月，尊爲皇太后，四月，權同聽政。治平元年五月，降手詔，還政英宗，尊皇太后所居宮曰慈壽。熙寧元年，曾公亮表請名太皇太后宮殿，竝以慶壽爲名。二年正月，尊爲太皇太后。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崩。謚「慈聖光獻」【原註】謚議闕[26]。張氏，父堯封。祖潁，進士及第，終於縣令。堯封，景祐元年釋褐，授石州軍事推官，未赴，卒於京師。堯封母，錢氏女也。后與其姊妹三人，幼無依，由錢氏納於章惠太后宮。時后八歲。寖長，得幸。慶歷元年，封清河郡君，歲中為才人，遷修媛。三年，被疾，願下遷為美人，上許之。八年十月，進貴妃。十二月三日，發冊【原註】故事：國朝以來，命妃未嘗行冊禮，然故事須竣旨方以告敕授之，又凡降制，皆從學士院待詔書告詞，送中書結三省銜，官告院用印，然後進入宣制。翰林學士宋祁止就官告院，直取官告院印用之，遽封以進，方妃寵盛，欲行冊命之禮，告入進，后怒曰：「故事：妃當得冊命。何用和告爲！」抵于地，上爲奪祁職，改命觀文殿學士丁度撰文[27]。至和元年薨。冊贈為皇后，謚「溫成」【原註】初謚「廣明」，又謚「元明」，竟謚「溫成」。謚議闕[28]。子英宗。

英宗，天聖十年生於宣平坊，赤光滿室，咸見黃龍往來室中。濮王夢兩龍，與日並墮，以衣承之，復戲於空中。其一龍視王曰：「吾非王所能有也。」後仁宗立為皇子。[29]

↑ 案 四祖廟諱，南宋以祧廟不避，故淳熙重修文書式，不載釋文互注，《韻略》亦然。攸，南宋人，猶載嫌名，蓋以存故實耳

↑ 案「元年」，原本誤作「二年」，據李燾《長編》改正

↑ 案「大順」，原本誤作「大善」，今據《宋史・樂志》改正

↑ 案 宣祖廟諱，上一字嫌名，《永樂大典》原本缺

↑ 案《宋史》，宣祖于顯德三年督軍平揚州，累官檢校司徒、天水縣男，卒贈武清軍節度使。原本作「元年」，今改正

↑ 案《宋史》，孝惠皇后，神宗時升祔太祖廟，此失載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，開寶皇后，至神宗時升祔太祖廟，此失載

↑ 太宗以開寶九年十二十一日卽位，原本誤作「二月二十一日」，今據《宋史》改正

↑ 案「實封一千八百戶」，原本誤作「二千五百戶」，攷王旦實封戶于大中祥符元年遣祭太祖文已載明，與《長編》同，今改正

↑ 案《長編》分注云，太宗廟未見樂舞名，當檢此作大盛，與《宋史·樂志》同

↑ 案《宋史》，淑德皇后，太宗在周時娶焉。早薨，葬孝明陵西北，享于別廟，後升祔太廟，不詳年代，攷《文昌雜錄》，元豐癸亥，以詳定禮文所言，七月十二日升祔淑德皇后于太宗室，此失載

↑ 案追謚后尹氏、符氏同在太平興國元年，而太常議謚者，一作少卿馮永錫，一作太常卿張永錫，未知孰是。《東都事略》、李燾《長編》、《宋史》俱無可攷，姑仍其舊

↑ 案《宋史》，景德三年，明德皇后祔葬永熙陵，此失載

↑ 案《宋史》，元德皇后，咸平三年，祔葬于永熙陵，主祔別廟，大中祥符六年，升祔太廟，此失載

↑ 案太宗以下應載眞宗事實，今《永樂大典》原本闕，惟《錦繡萬花谷》所引《國朝事實》有章獻明肅劉后事一條，劉，眞宗后也，錄附太宗之後

↑ 案《宋史》，乾興元年二月戊午，眞宗崩，仁宗卽位。攷戊午爲十九日，原本誤作「二十九日」，今改正

↑ 案「然後定」，原本脫「之」「茲」二字，今據王珪《華陽集》補

↑ 案「凝幾」原本誤作「疑幾」，據《華陽集》改

↑ 案「丕備」原本誤作「不稱」，據《華陽集》改

↑ 案「嘅嘅」原本誤作「嘻嘻」，攷「羣生嘅嘅」句，本漢郊祀歌，今從《華陽集》改正

↑ 案「武王」，原本作「成王」，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百 改

↑ 案「務合古初」原本脫「務」字，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百補

↑ 案「若祖若考」原本「若祖考」，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百補

↑ 案「向氏」，《東都事略》作「尚氏」，尚與向，古姓相通，今仍其舊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彬贈韓王，非魯王；玘贈吳王，非東海郡王，與此所載互異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慈聖光獻后葬永昭陵，升祔太廟，此失載

↑ 案《九朝編年》云：「國朝命妃，當冊拜，宋祁以進誥落職。祁初亦疑進誥非是，以李淑明于典故而問之，淑心知其誤而俾之進，祁果得罪。」攷宋自溫成以前，竝無命妃冊拜者，當以此書爲正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及《宋史·仁宗本紀》《后妃傳》但稱謚「溫成」。攷《九朝編年》載初謚「恭德」，樞密副使孫沔言：「太宗四后皆謚曰『德』，從廟謚也。今恭德之謚，其法何從？」遂改今謚。此載初謚「元明」「廣明」，與各書互異

↑ 案是書各類中所載事實，俱至南渡高宗朝止，而世次一類，自仁宗以後累朝俱闕，惟《錦繡萬花谷》所引《國朝事實》有英宗事迹一條，□□于此